

泥馬渡康王

歷史白話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4428B

## 序 幕

我們的國家，向來崇拜偶像的。

偶像——是個泥塑木雕的東西，何以偏受我們的崇拜？千百年來，始終不衰，這一個理由，不但使你說不出，而且不可解，大概是有些神秘性罷！

蹴居於隔鄰的一個老嫗，她有孝順的兒子和媳婦，所以她很安閑地，在每日的清晨，拜佛唸經，算是她日常的功課。她有時對着人，誇口着說：『我有好兒子，又有賢惠的媳婦，那是我平日相信菩薩——偶像——的好處！』這樣的自我宣傳，豈有不教羨慕她的人，同情地也要效學他拜佛唸經，求得一個好兒子好媳婦嗎？這就是愚婦的一種愚見，不以爲自己治家之功，却將功勞歸諸偶像，簡直當他笑話！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不能說偶像絕對沒有靈驗，也不能勸人從此不崇拜，單看本書裏的一匹泥馬，保持了大宋半壁江山，造成了偉大的史實，值得叫人敬重！作者就將這段故事，編製成小冊子，留給後人一個印象罷！

江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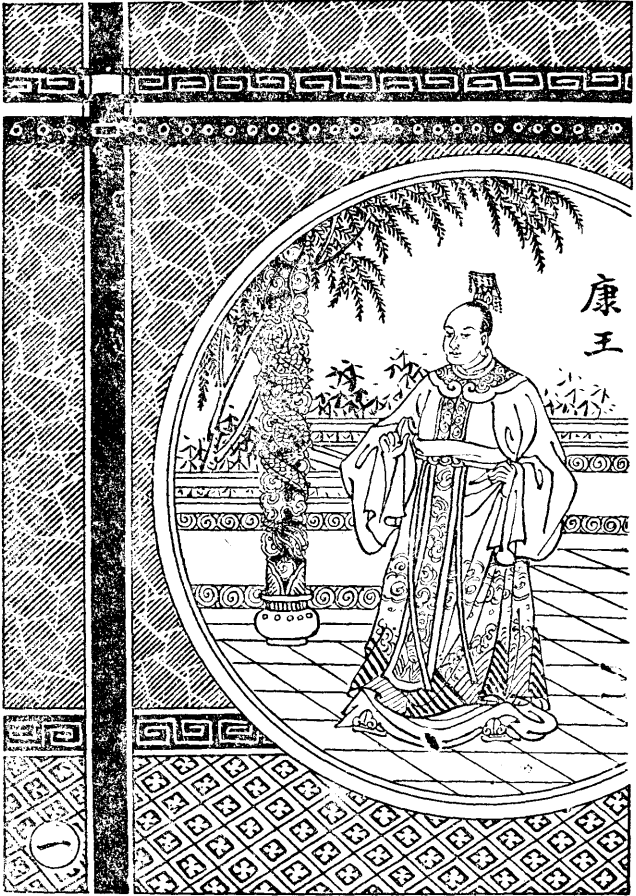
泥馬渡康王 目次

歷代白話小說 泥馬渡康王 目次

二

第一回	兀朮進中原	一
第二回	假造蠟丸書	七
第三回	盡忠踰安州	一三
第四回	炮炸兩狼關	一九
第五回	權變降金邦	二五
第六回	冰凍渡黃河	三二
第七回	奸謀傾社稷	三七
第八回	求和質太子	四三
第九回	拚死罵番王	四九
第十回	進衣傳血詔	五五
第十一回	泥馬渡康王	六〇
第十二回	金陵卽帝位	六六

康王



兀朮進中原



盡忠潞安州

權變降金邦



奸謀傾社稷



拚死罵番王



泥馬渡康王

四



歷史白話小說 泥馬渡康王

著者江 邨

第一回 兀朮進中原

女真國黃龍府，有一位總領狼主，叫做完顏烏骨達，國號大金，生有五子，大太子取名粘罕，二太子取名喇罕，三太子取名答罕，四太子取名兀朮，五太子取名澤利，俱各驍勇善戰，所向無敵；又有左丞相哈哩強，軍師哈迷蚩，參謀勿迷西，大元帥粘摩忽，二元帥咬摩忽，三元帥奇溫鐵木真，四元帥烏哩布，五元帥瓦哩波，管下六國三川，每想及中原花花世界，蓄意要奪取宋室江山。

那一日，老狼主烏骨達，升坐銀安寶殿，只聽番官上殿啓奏道：『稟告狼主，哈軍師回國了。』烏骨達聽說，大喜道：『孤冢正在掛念他，他到來了，快去宣上殿。』番官領旨下殿。

這哈迷蚩雖是金人，却也態度瀟灑，文才滿腹，非比等閒之輩。當下走上殿來，俯伏朝

見已畢，奏道：『狼主萬千之喜。』烏骨達道：『不知軍師有何喜事？』

哈迷蚩道：『臣私進中原，探聽消息，宋朝老南蠻皇帝，讓位與小皇欽宗，這小皇帝即位以來，終日在宮中與妃嬪取樂，不理朝政，專任那些奸臣用事，貶黜忠良，兼之那些關塞上邊，並無能將保守，狼主要奪中原，時機不可再失，只消撥兵前去，管教這花花世界，屬於狼主。』

烏骨達聞奏，喜上眉梢，忙與衆文武商議，擇定了十五日，吉利日子，往教場中挑選搶宋大元帥，出榜通衢，曉諭軍民人等，都到教場比武，各官領旨退朝。

倏忽間，已屆吉日，烏骨達擺駕到教場中，來到演武廳上坐下，文武官員，站在兩旁。烏骨達用手指着廳前那座鐵龍，高聲言道：『這座鐵龍，原是先王遺下的鎮國之寶，重有一千餘斤，如今不論軍民人等，有能舉得起這鐵龍，孤家便封爲昌平王掃南大元帥之職。』

旨意一下，那些王子平章軍丁將士，誰不想做元帥，這個上前，將鐵龍搖一搖，漲得臉已緋紅；那個上來，將鐵龍拔一拔，掙得面孔發紫，有的好像蜻蜓撼石柱，有的好像螞蟻扛

石頭，不要說舉，連動也不會一動，莫不滿面羞慚，退將下去。

烏骨達看了，不由的心中着惱，眼望着左右兩邊，發話道：『當年項羽拔山，子胥舉鼎，我國枉有這許多文武，難道說沒個舉得起這千斤之物？』兩邊文武，看見老狼主發怒，都低着頭不敢言語。

正在煩惱之際，忽見旁邊閃出一人，但見他生得臉如火炭，髮似烏雲，虬眉長髯，闊口圓睛，身長一丈，膀闊三停，分明是狼金剛下降，却錯認開路神臨凡，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老狼主第四太子兀朮，他本是天上赤鬚龍轉世，故而成這個異相。

當下走到案前，俯伏塵埃，啓奏道：『父王，臣兒能舉這鐵龍。』烏骨達對他一看，登時怒上心頭，大喝一聲道：『與我綁去砍了！』左右番軍怎敢怠慢，一聲答應，把兀朮綁了，推下演武廳去。

你道什麼緣故，老狼主烏骨達聽四太子說，能舉鐵龍，應該心裏歡喜，何以反而要殺四太子呢？只因兀朮雖則生長番邦，性情不同，酷好南朝書，最喜南朝人物，時常在宮中學穿南朝衣服，因此老狼主平日對他的舉動，不甚歡喜，今日見無人舉得起鐵龍，心中已老大的

不自在，見他挺身出來，一時怒發，故而要將他斬首。

軍師哈迷蚩見老狼主要斬四太子，忙不迭閃將出來，奏道：「今日乃是黃道吉日，選將之期，正要觀看四太子的武藝，爲甚反要將他斬首，伏乞狼主詳察。」

烏骨達捺下怒火道：「軍師有所不知，你看滿朝王子，以及各平章武將，尙且舉這鐵龍不起，諒他有什麼本領，胆敢口出大言，自不量力，這等狂妄徒，不殺留他何用？還是殺了的好！」

哈迷蚩忙又奏道：「狼主說那裏話來，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依臣愚奏，且命四太子去舉鐵龍，他果然舉得起，卽封前職，帶兵去奪中原，得了宋朝天下，此乃狼主洪福，倘若舉不起，然後殺他，也叫他死而無怨。」

烏骨達回來信任哈軍師，只憑哈軍師一言，無不言聽計從，當下依奏，卽命將四太子放了，叫他去舉鐵龍，若舉不起，立刻斬首，以正狂妄之罪。番軍領了旨意，將四太子兀朮放了。

兀朮謝了父王不斬之恩，走下廳來，仰天暗暗祝吉道：「我若進得中原，搶得大宋天

下，伏望神力護佑，舉起鐵龍，若進不得中原，捨不得大宋天下，便舉不起鐵龍，死於刀劍之下。」祝罷，左手撩衣，右手將鐵龍前足一舉，舉將起來，高叫道：「父王，臣兒舉起鐵龍了！」

烏骨達一見，喜出望外，各殿下，各平章，無不連聲稱讚，文武官員以及軍民人等，一個個喝彩道：「四殿下，真是天神！」

兀朮將鐵龍連舉三舉，方纔哄囂一聲，撩在半邊，面不改色，上廳來拜見父王繳旨，老狼主卽封爲昌平王掃南大元帥，總領六國三川兵馬，帶領軍師參謀，左右丞相，各位元帥，還有各邦小元帥，選定良辰吉日，發兵五十萬，祭了珍珠寶雲旗，進兵中原，真個是人如惡虎，馬似遊龍，旌旗蔽日，金鼓喧天，殺奔中原地界而來。

第一關，乃是潞安州，有一位節度使鎮守，姓陸名登，表字子敬，夫人謝氏，止生子，年方三歲，因他精通六韜三略，故人稱小諸葛，手下有五精兵。

這日正在堂上理事，忽有探子來報道：「大老爺，不好了！今有大金國，派遣主帥顏兀朮，率領五十萬番兵，來犯潞安州，離此祇有百里之遙了！」

陸節度聞報，大驚失色，賞了探子銀牌一面，吩咐再去打聽。卽令旗牌官出城，曉諭城外百姓，盡行收拾進城居住，所有房屋一律拆了，等太平時給價造還。又令各營將士，上城緊守。又差旗牌到鋪中，給償官價，收買斗缸，每一個城垛，安放一隻，命木匠做成木蓋蓋了，令軍士在城上，派定五個城垛，砌成竈頭三座。又令製造糞桶一千隻，桶內裝滿人糞，又取碗口粗的毛竹一萬根，細小竹一萬根，及棉花破布萬餘斤，做成噴筒，一面水關上，下了千觔。庫中取出銅鐵來，畫成鈎樣，叫鐵匠照式打造鐵鈎，縛在網上。又在庫內，取出數千桶毒藥，調入人糞之中，放在城上鍋內煎熬，放入缸內，專等番兵到城下，立將滾糞潑下。若是番兵沾着此糞，卽時爛死，晚上將鈎網放在城牆上，以防番兵爬城。

料理完畢，親自修下一道告急本章，差官星夜前往汴梁，求朝廷發兵救援，恐怕救兵來遲，失了潞安州，汴梁亦難以保守，放心不下，又修了兩道告急文書，一道送往兩狼關總兵韓世忠處，一道送與河間府太守張叔夜處，求他二人發兵相助，差人出城去了。陸登自率三軍，晝夜上城巡查，以防不測。

那兀朮領了兵馬，一路滾滾而來，這日來到潞安州，離城五十里，放炮安營。陸登正在

城垣上觀看，見那些番兵番將，服裝奇異，相貌猙獰，使人見了，無不駭怕。

這時城上兵將，有的要乘金人初到，出去殺他一陣。陸節度道：「此時番兵銳氣正盛，只宜堅守，不可妄動，等候救兵到來再處。」衆將士聽陸老爺這等說法，只得遵令防守，專候救兵。

## 第二回 假造蠟丸書

兀朮在牛皮帳中，問軍師道：「這潞安州是何人把守？」哈迷蚩道：「是節度使陸登，綽號人稱小諸葛，極善用兵。」兀朮道：「他是個忠臣還是奸臣？」哈迷蚩道：「他是宋朝第一個忠臣。」兀朮大喜道：「既如此，待某家去會他一會。」傳下號令，點起五千人馬，同着軍師出營，衆番兵吹着喇叭，打着皮鼓，殺到城下。

陸登吩咐軍士道：「你們好生看守城池，待我出城去會他。」走下城來，提了銀鎗，飛身上馬，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一聲炮响，匹馬單鎗，直抵陣前，抬頭一看，見那兀朮，頭戴一頂金鑲象鼻盔，金光閃爍，旁插兩根雉雞尾，左右飄分，身穿大紅織錦繡花袍，外罩黃

金嵌就龍鱗甲，坐一匹四蹄點雪火龍駒，手拿着雉尾鳳頭金雀斧，渾如混世魔王一般，好生威武！

只聽兀朮大叫一聲道：「來者莫非就是陸登麼？」陸登道：「正是本節度。」兀朮也把陸登一看，但見他頭戴大紅結頂赤銅盔，身穿連環鎖子黃金甲，走獸壺中箭比星，飛鳥袋內弓如月，真個英雄氣象，蓋世無雙。

看罷，心中暗忖道：「果然中原人物，比衆不同。」便開言叫聲道：「陸將軍，某家領兵五十萬，要進中原，去取宋朝天下，這潞安州乃第一個所在，某家久聞將軍第一個好漢，特來相勸，若肯歸降某家，官封王位，不知將軍意下如何？」

陸登道：「你是何人？快通名來！」兀朮道：「某家非別人，乃大金國總領狼主殿前四太子，官拜昌平王，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便是。」陸登大喝道：「休得胡說，古來天下有南北之分，各疆界，我主仁德遠布，存爾醜類，不加兵刃，爾等不思謹守臣節，反提無名之師，犯我邊疆，勞我師旅，是何道理？」

兀朮道：「將軍說話差了，自古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爾宋朝皇帝，肆



行無道，去賢用佞，大興土木，民怨天怨，因此我主興仁義之師，救百姓於倒懸，將軍及早應天順人，不失封侯之位，倘若執迷不悟，只恐你這小小城池，經不起踏為平地，玉石不分，那時節悔就晚了。」

陸登大怒道：「番奴，一派胡言亂語，照老爺的鎗罷！」一鎗望準兀朮咽喉刺來，兀朮舉起金雀斧掀開，回斧便砍，陸登掄鎗接戰，戰了五六個回合，那裏是兀朮的對手，招架不住，只得帶轉馬頭便走，兀朮在後追趕，陸登大叫城上放炮，嚇得兀朮回馬而去，城內放下吊橋，接應陸登進城。陸登對衆將道：「這兀朮果然利害，你們小心堅守，不可輕覷了他！」次日兀朮又來城下討戰，城上將免戰牌掛起，任你叫罵，總不出戰。

守了半個多月，兀朮不由心焦起來，遂命烏國龍烏國虎日夜督造雲梯，令三元帥奇溫鐵木真領兵五千打頭陣，自領大兵爲後隊，到城河邊，叫小番將雲梯放下水，權當吊橋，渡兵過河，再將雲梯向城牆扯起，一字擺開，令小番一齊爬城，見那城上並無動靜。兀朮心中疑訝道：「想必這個陸登逃走了，怎的城上沒個守卒？」

正揣想間，猛聽城上一聲炮响，聲震山岳，雨點般噴出滾糞來，那些小番那裏立足得

住，個個翻下雲梯跌死，城上軍士盡把雲梯扯上城去了。兀朮大驚問道：『爲甚的這些爬城軍士，跌下來俱皆身死？』哈迷蚩道：『這是陸登用的滾糞，一名臘汁，其毒無比，身上黏着一點卽死。』驚得兀朮瞠目無言，忙令收兵回營。

返營後，兀朮與軍師商議道：『白日爬城，他城上打出滾糞，難以躲避，黑夜裏去，看他怎樣？』算計已定，到了黃昏時候，仍舊領兵五千，帶了雲梯，照前渡過了河，將雲梯靠着城牆，令番兵一齊爬將上去。

兀朮在那黑暗中，看那城上，並無燈火，小番俱已爬進城壕，欣然謂軍師道：『這一次必得潞安州了。』說猶未了，炮聲振耳，一剎時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但小番的頭顱，盡皆拋下城來。原來那城上，是將竹子撐着絲網，網上盡掛着倒鬚鉤，懸空張着，那些爬城番兵，黑暗裏看不明白，踹在網中，所以盡被殺了。

兀朮目睹這慘狀，眼中流淚道：『這些小番，怎麼被他都殺了？』哈迷蚩道：『連臣也不解其故。』兀朮放聲大哭，衆平章相勸回營。兀朮心想：『此城攻打了四十餘天，不得成功，反折了許多軍士。』不由的越越惱！

哈迷蚩見四太子煩惱，勸他出營，打圍散悶，兀朮依允，點起軍士，帶了獵犬鵠鷹，到亂山茂林深處打圍，忽地見一個漢子，向林中躲去。哈軍師道：『這林子中有奸細。』兀朮就命小番進去搜查，須臾捉到一人，押到面前跪着。兀朮道：『你是那裏來的奸細？快快說來，若有半句支吾，看刀伺候。』

那人叩頭說道：『小人實是良民，並不是奸細，在關外買些貨物，回家去賣，因王爺大兵在此，將貨物寄在行家，小人躲避在外，聞聽得大王軍法森嚴，不取民間一草一木，小人得此消息，要到行家取貨物去，不知王爺駕來，迴避不及，求王爺饒命！』兀朮道：『既是百姓，饒你去罷！』

哈迷蚩道：『慢來慢來，他必是個奸細，若是百姓，見了狼主，一定驚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今看他對答如流，了無懼色，百姓那有如此大胆，且帶他回大營，細問情由，再行定奪。』兀朮吩咐小番，先帶了那人回營。

兀朮打了一回圍，回到大營坐下，取出那人，細細盤問，那人一字不改，照前說了一遍。兀朮向軍師道：『他真是個百姓，放了去罷！』哈迷蚩道：『既要放他，也要將他身上

泥馬渡康王 第二回

一一一

搜一搜。」

說着，自己走下座來，叫小番將他身上仔細搜檢，並無一物。哈迷蚩走到他背後，對準他屁股一脚，喝聲：「去！」就見滾出一個東西來。兀朮道：「這是什麼東西？」哈迷蚩拾在手中，答道：「這就是奸細帶的書，叫做蠟丸書。」拔出小刀，剖開蠟丸，果有一團縐紙，平鋪案上，與兀朮一同觀看。

原來是兩狼關總兵韓世忠，遞與小諸葛陸登的書，見上面大概說是：「今有汴梁節度使孫浩，奉旨領兵，前來助守關隘，如若孫浩出戰，不可助陣，他乃張邦昌心腹，須要防他反覆，即死於番陣，亦不足惜，今特差趙得勝稟達，伏乞鑒照不宣。」

兀朮看了，對軍師說道：「這封書沒甚緊要。」哈迷蚩道：「狼主不知，此信雖則平淡，內中却有機密，譬如孫浩提兵到來，與狼主交戰，若是陸登領兵助陣，只消暗暗發兵，一面就去搶城，倘陸登得了此書，堅守不出，何日得進此城？」

兀朮道：「既如此，軍師計將安出？」哈迷蚩道：「待臣模倣他的紫綬印，套他筆跡，寫一封假書，教他助陣，引出城來，我這裏領大兵，將他重重圍住，一面搶城，事無不諧。」

兀朮聽說，喜之不盡，便教軍師快快設計，命把奸細砍了。哈迷蚩道：『這奸細不可殺他，臣自有用處，賞與臣罷！』兀朮道：『軍師要他，領去便了。』

到了次日，哈迷蚩將蠟丸書製妥，來見兀朮。兀朮便問道：『誰人敢去下書？』問了數遍，並沒有一個人答應。哈迷蚩道：『凡做奸細，須要隨機應變，既無人去，待臣親去走一遭罷，但臣去後，有甚差池，只要狼主看顧臣的後代。』兀朮道：『軍師放心前去，但願事成，功勞不小。』當下哈迷蚩扮做趙德勝一般裝束，藏了蠟丸，辭別出營，逕到潞安州城下。

### 第三回 盡忠潞安州

哈迷蚩到得吊橋邊，高叫道：『城上放下吊橋，有機密事進城。』陸登在城上見他孤身一人，便叫放下吊橋。哈迷蚩過橋來到城下，便道：『開了城門，放我進來好說話。』只見城上墜下一個大筐籃來，叫道：『你坐在這籃內，扯你上城。』哈迷蚩無奈，將身坐入籃中，那城上小軍，用力扯起，將近城堞，却又懸空掛住。

陸登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奉何人差遣到此？可有文書？』那哈迷蚩雖然學得一口中國話，也會到中原做過幾次奸細，却不會見過今日這般光景，只得說道：『小人叫做趙德勝，奉兩狼關總兵韓大老爺之命，有書在此。』

陸登暗忖：『韓元帥那邊原有個趙德勝，面貌不會見過。』便道：『既你在韓元帥麾下，可曉得元帥在何處得功，做到元帥之職？』哈迷蚩道：『我家老爺同張叔夜，招安了水滸寨中好漢得功，欽命鎮守兩狼關。』陸登又道：『夫人何氏？』哈迷蚩道：『我家夫人，非別人可比，現掌五軍都督印，那一個不曉梁夫人。』陸登道：『他是什麼出身？』哈迷蚩道：『小的不敢說。』陸登道：『元帥有幾個公子？』哈迷蚩道：『有兩位，大公子韓尚德，十五歲了，二公子韓彥直，祇有三四歲。』陸登道：『果然不差，將書取來我看。』哈迷蚩道：『放小人上城，方好送書。』陸登道：『且等我看過了書，再放你上來不遲。』哈迷蚩只得將蠟丸呈上。

你道哈迷蚩，怎會曉得韓元帥家中之事，這樣的詳細，陸登百般的盤問他，盤他不到？因他拿住了趙德勝，一夜裏問得明明白白，才敢到來做奸細，一言表過。

陸登把蠟丸剖開，取出書來，細細觀看，心中暗自猜疑道：「孫浩是奸臣門下，怎反叫我助他？況我去助陣，兀朮分兵前來搶城，怎生抵擋？」正在疑惑，鼻邊忽然聞到一陣羊騷氣，便問家將道：「今日你們吃羊肉麼？」家將回說沒有。

陸登再將此書，看了一遍，又把書在鼻邊聞了一聞，哈哈大笑道：「若不是這陣羊騷氣，幾乎被他瞞過了，你這騷奴，把這樣機關來哄我，怎出得我的手？快快從實講來，若在番邦有名目的，本都院放你回去，若是無名小卒，留着無用，拿去殺了。」

哈迷蚩暗想道：「這小諸葛果然名不虛傳，值得令人佩服。」便笑道：「明知山有虎，故作採樵人，因你城中固守難攻，故用此計，我乃大金國軍師哈迷蚩的便是。」陸登道：「我也聞得番邦有個哈迷蚩，就是你麼？我聞你每每私進中原，探聽消息，以致犯我邊疆，我今日殺了你，恐天下人笑我怕你鬼計，若就是這樣放你回去，你下次再來做奸細，沒有識認。」吩咐家將道：「把他鼻子割去，放他去罷！」家將答應一聲，割了他的鼻子，將筐籃放下城去。

哈迷蚩得了性命，喪家犬般奔過吊橋，掩面回營。兀朮見他渾身血跡，驚問道：「軍

師，爲何這等狼狽？」哈密蚩將陸登識破之事，說了一遍。兀朮大怒道：「軍師，且回後營將息，待等好了，某家與你拿陸登報仇便了。」哈密蚩謝了兀朮，自去將息。

半月有餘，傷痕方愈，做了一個假鼻子，來見兀朮商議，要搶路安州水關，點起一千餘人，挨至黃昏時分，悄悄來到水關，誰知水關上有網攔阻，網上盡是銅鈴，如有人在水中碰着網，銅鈴一響，撓鉤齊下，小番不知，俱被拿住，盡皆斬首號令，岸上番兵看見，報與兀朮。

兀朮無奈，只得收兵回營，與軍師計議道：「此人機謀，果然利害，某家今番目去搶那水關，若然失手，死於水內，你們便收兵回去。」

到了晚間，兀朮自領一千兵馬，等到三更時分，兀朮先下水去探看，來到水關底下，將頭鑽進水關，一頭正好撞在網裏，上面銅鈴一響，城上聽見，急待收網，却被兀朮將刀割斷，跳上岸來，把斧頭砍死宋軍，奔到城門邊，砍斷門拴，打去了鎖，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吹起胡笳，外邊小番接應，恰好這日陸登回衙去了，無人阻擋，番兵一擁進城。

陸登正在衙中理事，忽聽軍士報說番兵進城，驚得面如土色，謂夫人道：「此城已失，



我焉能偷生，只得爲國盡忠了。」夫人道：「相公盡忠，妾當盡節。」回頭向乳母吩咐道：「我與老爺死後，只留下這點骨血，要你撫養成人，接續陸氏香火，就是我陸氏門中大恩人了。」說完，走進後堂，自刎而亡。

陸登在堂，聞報夫人自刎，連叫數聲罷了，拔劍自刎，那尸首却屹然立着，並不跌倒。一衆家丁，見老爺夫人已死，各自逃生了。那乳母收拾了東西，正待逃走，兀朮早已騎馬進門，只得抱了小官官，躲在大門背後暫避。

兀朮下馬，走上堂來，見一人手執利劍，昂然立着，遂大喝一聲道：「你是何人？看某家的斧罷！」並不回答，走上前仔細一看，認得是陸登，已經自刎，不由的暗吃一驚道：「那有人死不倒之理？」遂把金雀斧插在階下，提劍走入後堂，並無人跡，只見有一個婦人尸首，橫倒在地。

看了一回，復走出堂上，陸登尸首尚還立着。兀朮道：「我曉得了，敢是怕某家進城，傷害你的尸首，殺戮你的百姓，故此立着麼？」正揣想間，哈迷蚩走來道：「臣聞狼主在此，特來保護。」兀朮道：「你來得正好，與我傳令軍士穿城而過，尋一個大地方安營，不

許妄動民間一草一木，違令砍下腦袋。」哈迷蚩應了一聲是！

兀朮自語道：「陸先生，某家並不傷你一個百姓，你放心倒了罷！」說畢，不見倒下。兀朮又道：「是了，後堂的婦人尸首，想是先生的夫人，爲丈夫盡節而死，今某家將你夫妻，合葬在大路口，等過往之人，曉得是忠臣節婦之墓，你道如何？」說了，仍不見倒。

兀朮倒有些驚呆起來，目不轉睛的看着尸首，忽然想着道：「是了，某家聞得楚霸王自刎，漢王對他下拜，方纔跌倒，如今陸先生是個忠臣，某家就拜你幾拜何妨。」於是將身拜倒，拜了兩拜，又不見倒。詫異道：「這也奇了！」拖過一把椅子，坐在一旁發怔！

只見一名小番，拿住一個中年婦人，手中抱着個小孩子，來稟道：「這婦人抱着這孩子，在門背後吃奶，被小的拿來，請狼主發落。」兀朮問道：「你是何人？抱的是那一家孩子？」乳母哭道：「這是陸老爺的公子，小婦人便是這公子的乳娘，可憐老爺夫人，爲國盡忠，祇存這點骨血，求大王饒命！」

兀朮聽說，止不住錯綜淚落道：「原來如此。」轉面向陸登尸首道：「陸先生，某家決不絕你後代，當將你子，撫爲己子，送往本國，就着這乳母撫養，直待成人長大，承你之

姓，接你香火如何？」話纔說完，只見陸登身子，仆地便倒。兀朮大喜，就將陸公子抱在懷中。

哈迷進來，一眼瞧見，便問道：「這孩子是那裏來的？」兀朮將前事細說一遍。哈迷道：「既是陸登之子，乞賜與臣，將他斷送了，以報割鼻之仇。」兀朮道：「此乃各爲其主，譬如你拿住了奸細，也不肯輕易饒他，某家敬他是個忠臣，你差官帶領軍士五百名，護送公子并乳母，回轉本邦，不得有誤。」說着命人盛殮了陸登夫婦，合葬在城外高阜處，着番將哈利祿鎮守潞安州，自領大兵，來搶兩狼關。

#### 第四回 炮炸兩狼關

兩狼關總兵韓世忠，正在中軍料理，忽見探子來報道：「啓上元帥，金兀朮已打破潞安州，陸老爺夫婦殉難，今兀朮領兵來犯，雖此只有百里了，請元帥定奪。」韓世忠聞報，賞了探子銀牌，叫他再去打聽。一面傳令各營將士，在三山口各處緊要關隘，埋伏火炮，添兵把守，一面修表入朝告急。

接着探子又來報道：「汴梁節度孫老爺，領兵五萬，進城而過，殺進番營去了。」韓世忠道：「這奸賊怎麼此時纔到？也不前來知會本帥一聲，那兀尤有五十餘萬人馬，你有何本領，擅敢以少敵衆，自取覆沒之禍？」叫左右賞了探子羊酒銀牌，再去打聽。探子答應一聲，如飛去了。

韓世忠心想：「這倒難了！若不發兵救應，他必定全軍覆沒，若去救應，又恐本關有失，如之奈何！」正在躊躇，只見梁氏夫人出堂，相見坐定，問道：「夫人出來，不知有何高見？」

梁夫人道：「妾聞孫浩提兵殺入番營，他這樣的才能武藝，領五萬人馬，當兀尤五十餘萬番兵，猶如驅羊走入虎口，倘或有失，那奸臣必然上本，反說相公坐視不救，依妾身愚見，相公還該發兵接應才是。」韓世忠道：「夫人雖說得是，只是便宜了這奸賊了。」

於是向下傳令道：「誰人敢領兵前去，救應孫節度？」一員小將，上前應道：「孩兒敢去。」韓世忠見是大公子尚德，便道：「我兒，你領兵一千，前去救應孫浩回來。」尚德答應一聲，返身待走。梁夫人道：「我兒，爲將之道，須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可戰則戰，

可守則守，不見孫浩，速即回兵，切勿冒險與戰。」

韓尚德領兵出關，將近番營，抬頭一看，五六十里地面，盡是番營，心中轉念：「這許多番兵，若殺進去，一千人馬，豈不白送了性命，不殺進去，又不知孫浩下落，這便如何是好？」吩咐衆軍士：「你們且紮住營盤，在此等我，獨自一人踹進營中，見了孫浩，即便一同殺出，倘尋不見孫浩，我已戰死番營，你們回報大老爺便了。」軍士領命。

韓尚德拍馬提刀，大喝一聲道：「兩狼關韓尚德踹營來了！」冲入番營，舉起刀來，遇見番兵就砍，人頭猶如滾瓜一般，來尋孫浩，那曉孫浩的人馬，早已全軍覆沒，再也尋不見的了。

小番忙不迭報進牛皮帳：「啓上狼主，又有一個小南蠻，殺進營來，十分利害，聽他說叫做韓尚德，候狼主發令擒拿。」

兀朮問軍師道：「你可曉得韓尚德是什麼人？這等的利害。」哈迷蚩道：「就是前日臣對狼主講過，韓世忠的大兒子，他的父母本事高強，生出這個兒子來，自然也是狼的了。」

兀朮笑道：「他一個人本事雖強，怎敵得我五十萬人馬，看孤家生擒他來，叫他降順。」隨

卽傳令衆平章：『務要生擒，不許傷他性命。』這些番將聞令，一齊擁將上來，把韓尙德團團圍住，韓公子全無懼怯，將手中那口刀，左攔右架，東格西擋，在番營內大戰，祇是人馬衆多，不能殺出。

這一千人馬在外邊，遠遠的望了半日，不見公子的消息，逆料已喪在番營，便卽回進關中，稟報元帥道：『公子着令我們屯兵在外，單人獨騎，蹣進番營去了，半日不見動靜，眼見得凶多吉少！』

韓世忠聞報，忙走進後堂與夫人說知。梁夫人大哭道：『我想做了武將，固當馬革裹屍，捐軀報國，我兒年幼，不會受得朝廷半點爵祿，今死番營，豈不可惜！』韓世忠道：『夫人不必悲傷，待我領兵前去，一則探聽番兵消息，二來與孩兒報仇。』

言罷，回身出外，披掛停當，仍帶這一千人馬，上馬出關，望金營而來。行至中途，軍士停馬不走。韓世忠問道：『你們爲何不行？』軍士答道：『公子有令，說番營中人馬衆多，我們這一千人馬去，枉送性命，着在這裏等的。』

韓世忠聽了，流淚道：『大公子既有此令，你們原在此等罷！』將馬一拍，直入番營，

大叫一聲道：『大宋韓元帥來了！』搖動手中兵刃，殺入重圍，逢着就死，擋着就亡，好不利害！殺進了幾個營盤，無人抵擋。』

兀朮聞報，連聲稱讚：『好個韓世忠！』就與哈軍師計議下令，叫衆平章等將韓元帥圍住，一面調兵去搶城關，教他首尾不能照顧。韓世忠雖是英雄，怎當得番兵如潮水一般，一層一層圍裏攏來，一時那裏殺得出外。這裏兀朮帶領大兵，浩浩蕩蕩，殺奔兩狼關來。

韓元帥帶來的一千兵，等候好久，不見元帥出來，反見番兵殺奔關上，暗說不好，一齊進關，救知夫人。

梁夫人恐亂了軍心，不敢高聲痛哭，暗暗垂淚，叫乳公乳母抱二公子上堂，悄悄吩咐道：『你二人趕緊收拾金銀珠寶，帶了兩個印信，騎馬先出關去，在左近探聽消息，我若得勝，你們原進關來，再作商量，我若死了，你將二公子撫養成成人，只算是你的兒子，日後送入朝中，令他襲父之職，千萬不可有誤。』二人領命，收拾先出關去。

不一回，探子來報：『金兵已到關下。』說猶未了，又有探子來報：『番將討戰。』梁夫人只得帶領家將人馬，來到關前。守關衆將上前迎接道：『番兵勢大，夫人只宜堅守關

險，不可出兵。」

梁夫人道：「列位將軍，有所不知，我夫子二人，俱死於番賊之手，此仇不共戴天，如何不報，你們將鐵華車擺列端正，設放大炮在三山口上，等那番兵近關，一齊推出鐵華車擋住，那時點放大炮，不得有誤。」衆將齊聲答應。

當下梁夫人帶了人馬，放炮出關，排開隊伍，旗門開處，夫人出馬。那邊兀朮四太子，看見這邊調遣，暗暗的喝采道：「果然是女中豪傑，真個名不虛傳。」

只聽梁夫人喝道：「番奴，你是何等樣人？快通名來！」兀朮道：「某乃大金國黃龍府四太子，官拜昌平王，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便是，南蠻婆，通上名來。」梁夫人道：「番奴聽着，我乃大宋天子駕前，御筆親點兩狼關大元帥韓夫人，官拜五軍都督府梁紅玉是也。」兀朮哦了一聲道：「原來就是你，某家久聞你熟悉兵機，深通戰法，豈不識天時人事，某家大兵，來取你南朝天下，猶如泰山壓卵，你要是識時務，早早降順，不獨保全性命，且不失你官爵，快去仔細想來。」

梁夫人罵道：「番奴，我丈夫孩兒的性命，俱害在你手內，恨不得拿你來碎尸萬段，方



洩此恨，尚敢在此搖唇鼓舌。」兀尤道：「你丈夫兒子何會死，俱被某家困在營中，你若降了我，還你丈夫兒子便了。」梁夫人大怒道：「休得胡言，放馬過來。」說罷，掄起手中刀，望準兀尤就砍，兀尤舉斧相迎，戰到五六個回合，梁夫人那裏招架得住，只得回馬敗下，兀尤隨後追趕。

將近關前，梁夫人高叫一聲：「放炮！」那三山口上衆將，正待開炮，不道剎時間，滿天黑霧迷漫，猛聽得半空中豁辣辣一聲霹靂，打將下來，那九牛大將軍一震，這炮轟天响亮，兩邊炸開，把那兩狼關打開一條大路，兀尤趁勢催動番兵，擁將上來，搶入關中去了。梁夫人見炮炸了，鐵華車已失了效用，關也失了，急得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沒奈何落荒而走。

## 第五回 權變降金邦

梁紅玉見城關已失，只得落荒而走，前面到一茂林深處，正待想要進去歇息，忽聽得林中叫道：「夫人快進來，二公子在此！」梁夫人勒馬看時，正是乳公乳母，連忙下馬，走入

林中，抱了二公子大哭一場！

乳公忙問道：『夫人，出兵勝敗如何？』梁夫人道：『關已失了，老爺公子並無下落，諒已陷在番營之中，叫我們如今歸於何處？』言下，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

再說韓世忠在番營大戰，正殺得力盡筋疲的時候，只見番兵往前走動，原來那些番兵，聽說得了兩狼關，都想搶進關去擄掠，故此漸走漸少，也是韓世忠命不該絕，順勢奮勇殺出，却見馬上一員小將，被後面番將緊緊追趕，仔細一認，見是大公子尙德。

這時韓世忠喜出望外，便高叫一聲道：『我兒，爲父的在此！』大公子尙德也叫道：『爹爹，番將果然利害，殺不過他。』韓世忠拍馬上前，舉刀望着那員番將頭上砍下，正中那番將的頭盔，忽見那番將頭上，透出一道白光，刀不能下。

你道那員番將是誰？他的名字叫做奇渥温鐵木，只因他日後生下一子，名喚忽必烈，乃是元朝始祖，故有此異。這奇渥温鐵木，被韓世忠一刀，吃了一驚，拖槍敗走。韓世忠暗忖：『這番將有此奇異，他日必非凡品。』於是父子二人，併力殺出重圍，遙望關前，關上盡是金兵旗號，只得落荒而走。

行抵茂林之處，梁夫人在林內望見，叫道：『相公，妾身在此。』韓世忠半驚半喜，翻身下馬，大公子尚德亦慌忙下馬，見母親請過了安。韓世忠道：『請問夫人怎生失了關隘。』梁夫人道：『只因軍士報你與孩兒陣亡，故此妾身出兵報仇，不意雷震三山口，炮炸了兩狼城關，把關隘失了，逃避在此。』

韓世忠嘆道：『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的了！』梁夫人道：『如今關隘已失，投奔到那裏去好？』韓世忠道：『事已如此，我等同往京都，候旨待罪便了。』於是夫妻父子，同着乳公乳母，向汴梁進發。

到得黃河地界，正遇欽差官齋旨而來，世忠夫婦慌忙跪接。欽差官宣讀聖旨道：『韓世忠失守兩狼關，本應問罪，姑念昔日有功，免去死罪，削職爲民。』世忠夫婦謝了聖恩，交還兩顆印信，回轉陝西原籍去了。

那兀朮搶得了兩狼關，查點倉庫錢糧，看見那鐵華車，便問軍師道：『此車何人所造？做什麼用的？』哈迷蚩答道：『昔年韓信製造此車，困住了西楚霸王，利害無比，今日狼主洪福齊天，皇天護佑，得破此關，速速趁此銳氣，發兵進攻河間府，渡過黃河，汴京指日可

取。」兀尤大喜道：「既如此，從速整頓糧草，起兵進攻河間府。」

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聞報失了兩狼關，兀尤率領大兵，不日要來侵犯，不覺驚慌，心中暗想：「那陸登何等智謀，尚且不能保全潞安州，韓世忠夫婦驍勇善戰，又有大炮鐵華車，也守不住兩狼關，何況下官。」

想定主意，就與衆將計議道：「金兵勢盛，難以抵敵，你們在城上豎起降旗，等那金兵到來，權且詐降，以保一府百姓，免受殺戮之慘，等他渡過黃河，各路勤王兵到，殺敗兀尤，那時我將兵截其歸路，必擒兀尤。」諸將領令，端正降金。

那張叔夜有兩位公子，大公子名喚張立，身長一丈，方面大耳，二公子名喚張用，他是身長一丈，淡黑面龐，這兄弟兩個，各使一根鐵棍，力大無窮。

這一日，兄弟同在書房中讀書，直到午後，還不見送飯進來。張用對哥哥道：「今日這般時候，不見送飯來，敢是忘記了不成？」張立道：「我也不知道，肚子也餓極了。」正說着，只見書童端進飯來。

張立道：「爲何這時候才送飯來？」張用道：「敢是你這狗才，往那裏去頑耍，忘記

了？該打這狗才幾下，你怎麼連我二人都不放在心上？」說完，舉起拳頭，就要打那書童。

書童道：「今日雖則遲了些，還有飯吃，再過兩日，只怕沒得吃了。」張立道：「你這狗才，益發胡說了，爲甚事情沒飯吃？」書童道：「二位相公，坐在書房裏念書，那裏知道外面金兵殺來，潞安州兩狼闖，俱已失了，如今將到河間府，老爺害怕，在堂上同衆將商量，料理投降之事，合府慌亂得不成個樣子，故此飯就遲了，倘若金兀朮不准投降，殺進城來，連飯也沒得吃了。」

張用性情最是暴躁，聽了書童這話，從坐上跳起來道：「不信有這等事，我家老爺，是個大大的忠臣，豈肯投降那韃子？」書童道：「二公子不信，外面去問，那一個不曉得。」說罷，走出去了。

張立也疑惑道：「難道我爹爹要做奸臣不成？」張用道：「哥哥，我同你吃罷了飯，去問母親，果有此事，就向母親討了二三百兩銀子，同你逃出城去，與那番兵，拚命殺他一陣，倘若殺不過他，我們帶了銀子，逃往他方，再作道理可好？」張立道：「倒也說得是。」

兩兄弟坐下，胡亂把飯吃了。

同到中堂，見了母親，問道：「爹爹爲何不做忠臣，要做好奸臣，投降番邦，是何道理？」夫人正色道：「你二人小小年紀，曉得什麼，這是國家大事，由你爹爹作主，連我也只好隨着他。」

張立張用同道：「既然我們做不得主，我們要二三百兩銀子。」夫人道：「此時事亂如麻，你們要銀子，到那裏去使？」張立道：「我們要趁早買些東西，若等金兵進城，我們就不好上街去買了。」夫人認以爲真，隨取了銀子，付與弟兄兩個。

張立張用接了銀子，回到書房，細紮端整，開了後門，混出城外，不到二三十里，正迎着金兵大隊過來，恰好路旁有座土崗子，忙躲上崗去，看那金兵，如潮似浪，向前行進。

兄弟二人，看了多時，越看越多，張用着惱道：「哥哥，等不完了，下去與他打罷！」跳下崗來，擺開兩條鑲鐵棍，將番兵打得落花流水，頭撞頭碎，額碰額傷，打死了無數，番兵忙去報與兀朮，兀朮傳令衆平章：「不許傷他，與我活活的擒來。」衆平章得令，將他二人圍住。

殺到黃昏時分，張立不見了兄弟，心內尋思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舉棍一個盤頭，使得勢大，打開一條血路而走，好在天色昏暗，又走得快，因此金兵拿他不住。張用殺了一回，尋不見他哥哥，慌忙衝出重圍，落荒逃走。

兀朮拿不住他弟兄，當夜安營紮住，到明日發兵前進，將近城池，只見一將，遠遠帶人跪接，打着降旗，口稱：「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歸降，特來迎請狼主進城。」小番報與兀朮。兀朮上前看時，果是張叔夜俯伏在地。

兀朮坐在馬上，回頭向哈迷蚩問道：「軍師，這人還是奸臣，還是忠臣？」哈迷蚩答道：「久聞他是第一個忠臣，叫做張叔夜。」兀朮道：「待某家盤問他一番。」

於是說道：「你就是張叔夜麼？」叔夜道：「小臣正是。」兀朮道：「我久聞你是個忠臣，為甚忽而變節，歸降某家，莫非其中有詐不成？」叔夜道：「小臣焉敢有詐，只因目下朝內奸臣用事，貶黜忠良，今潞安州兩狼關，俱已失去，狼主大兵到此，諒小臣兵微將寡，怎能迎敵，城中百姓，必遭荼毒，故此情願歸順，以救合郡生靈，並不敢希圖爵祿，望狼主鑒察。」兀朮聽說大喜。

## 第六回 冰凍渡黃河

兀朮聽了張叔夜的話，不由心中大喜道：「如此說來，果然是個忠臣，老先生既識天時，仁心救民，是個好人，某家封你爲魯王，仍守此城，我的大軍，只收你的犒賞，繞城而去，不許進城，如有一人不遵，擅目進城，斬首號令。」叔夜謝了恩典，叫衆軍抬出豬羊酒，犒賞金兵吃了，俱各繞城過去，來到黃河口，掠一空地，安下營盤，打造船隻，準備渡河。

地方官飛報入朝，正值欽宗臨殿，進本官俯伏起奏道：「兀朮大兵五十餘萬，已近黃河，望陛下速卽發兵退敵。」欽宗聆奏，龍顏失色道：「衆卿，金兀朮兵勢猖獗，何策可退？」張邦昌出班奏道：「潞安州陸登盡卽，韓世忠夫婦棄關而走，今河間張叔夜又投降金邦，只剩下得黃河阻住，若過了黃河，汴京危殆，臣觀滿朝文武全才，惟有李綱宗澤二人，聖上若命李綱爲元帥，宗澤爲先鋒，決能退得金兵，可釋陛下龍憂。」

欽宗准奏，降旨拜李綱爲平北大元帥，宗澤爲前部先行，領兵五萬，前往黃河退敵，二



人領旨出朝。那李綱雖是有謀有智的忠臣，爭奈他是個文官，不會上陣廝殺，張邦昌明明要害他的性命，故此當殿保奏。

李綱回府，辭別夫人，忽見階簷下站着一個長大漢子，便問道：「你是什麼人？」那人跪下答道：「小人就是張保。」李綱道：「你一向在那裏？」張保道：「小人在外邊做些生意。」李綱道：「你可有力氣麼？」張保道：「小人走長路，能挑得五六百斤東西。」夫人道：「老爺帶他前去，早晚伏侍。」李綱就命張保，收拾隨行。

到了次日，宗澤來請元帥起兵，李綱接進。相見已畢，李綱道：「老元戎，你看那些奸臣，祇知讒害他人，不以國家爲重，明明圖害下官，保奏領兵，老夫性命，全仗週庇。」宗澤道：「元帥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二人一同出府，上馬來到教場，點齊五萬人馬，發炮起行，來到黃河口，安下營寨。

李綱卽着張保領數十隻小船，保守黃河口，以防金人奸細，過河窺探。那日張保暗想：「聽得人說，番兵有五六十萬，不知是真是假，我不免渡澗河去，探看一番。」

算計定了，到黃昏後，帶領十幾個水手，放一隻小船，趁着星光，搖到對岸，把船藏在

蘆葦中間，張保腰間挂着一把短刀，手提鐵棍，跳上岸來。

其時正交三更，輕輕走到番營前，見有許多小番，俱在那裏打盹，張保一手撈翻一個，夾在腰裏飛跑，來到一個林中，把那個小番放下，欲待問他，可是夾得重了一些，只見那小番口中流血，已是死了。

張保道：「晦氣，拿着個不濟事的東西！」一面說，跳轉身來，又撈了一個。那小番正要叫喊，張保拔出短刀，輕輕喝道：「高做聲便殺了你！」又飛跑來至林中，放下問道：「你實說來，你們有多少人馬？」

小番嚇得索索的抖着答道：「有有有五六十萬。」張保道：「那座營盤是兀朮的？」小番道：「狼狼狼主的營盤，離離離此尚有三十里，爺爺拿拿我的所在，是先行官黑風高的帳房。」張保又問道：「那邊的呢？」小番道：「這這這是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在此監造船隻的。」張保問明白了，說聲：「多謝你！」一棍把小番打死。

回轉身來，走到黑風高的營前，大吼一聲，舉棍搶入營中，逢人便打，好像天上降下的煞神，小番那裏攔阻得他住，被他打死無數，拔出短刀，割了許多人頭，挂在腰間。

返身又到船廠中，正值衆船匠五更起來煮飯吃，等天明趕工，被張保排頭打去，有命的逃得快，走了幾個，無命的呆着看，做了肉泥，順便又取些木柴引火之物，四面點着，把船廠燒着了，然後來到河口，下船搖回去了。

這裏小番報入牛皮帳中，黑風高吃了一驚，連忙起來，已不見了張保，只得命人收拾屍首，掘土埋葬，安置打傷小卒。

又有小番飛報元帥道：『有一蠻子，把船匠盡皆打死，木料船隻，俱被南蠻放火，燒得乾乾淨淨了，又打到先鋒營內，割了許多首級，過河去了。』

烏國龍聞報，氣得哇哇大叫，問道：『他帶多少人馬來？去了幾時了？』小番道：『只得一人，還去不多時候。』烏國龍烏國虎，帶了烏國兵將，追到黃河口，但見黑霧漫漫，白浪滔滔，又沒有船可渡，他兩個又是個性急人，怒氣填胸，大叫一聲：『氣死我了！』沒奈何等待天明，報稟兀朮，再令人去置辦木料，招集船匠，搭廠造船。

天明了，張保來見家主報功。李綱大喝道：『報什麼功？你不奉軍令，擅自冒險過河，倘被番兵殺了，豈不白送性命，損我軍威？以後再如是，必定治罪。』吩咐把人頭號令了。

張保叩頭出營，笑道：「這一次雖沒有得到功勞，却是被我殺得快活！」仍到黃河口把守去了。

這也是百姓應該遭殃，李綱宗澤二人，守在南岸，兀朮雖然兵多將衆，一時怎能渡得黃河天險，不道那年八月初三日，忽然刮起大風，氣候突變寒冷，金營中的小番們，穿了皮襖，尚且擋不住，而况宋兵，盡穿的是單衣，凍得個個發抖，說也奇異，連日陰雲密佈，細雨紛紛，竟把黃河連底都冰凍了！」

兀朮在營中，見氣候驟變，因問軍師道：「南朝天氣，難道八月間，就這樣寒冷的麼？」哈迷蚩道：「臣也在這裏想，南煖北寒，天道極正，那有桂秋時候，就如此寒冷，或者是主公之福，也未可知！」

兀朮聽了，詫異問道：「天寒有甚福處？倒要請教。」哈迷蚩道：「臣聞昔日郭彥威取劉智遠天下，那時也是八月，天氣寒冷，冰凍了黃河，大軍方能渡過，今狼主可差人到黃河口去打探，倘若黃河凍了，汴京在我手掌之中也。」兀朮聞言，即令小番去打聽。

不一時，小番飛也似走來回報道：「啓上狼主，黃河連底都凍了。」兀朮這一喜，喜得

心花怒放，立刻傳令發兵，竟踏着冰過河而來。

那宋營中兵將，俱是單衣鐵甲，擋不住寒冷，聞聽金兵過河，只得冒了寒冷出營觀看，果見番兵踏着堅冰，排山倒海而至，無不吃驚不小，拚命逃走，尙且不遑，那裏還敢對敵。張保見不是頭，忙進營中，背了李綱就走，宗澤見軍士已潰，也只得棄營而逃，趕上李綱，來京候旨。

黃河失守，早有飛騎報入朝中，李綱宗澤二人，未及進城，遇見欽差齎旨前來，謂李綱宗澤失守黃河，本應問罪，姑念保薦有功，削職爲民，追印繳旨。二人謝恩，交了印信，欽差自去覆命。

宗澤謂李綱道：『此還是天子洪恩。』李綱道：『怎說是天子洪恩，都是那奸臣的詭計，我等何忍在此，眼睜開了，看那宋室江山，送與金人，不如轉回家鄉，再圖後舉罷！』宗澤點首道：『所見極是。』就命公子宗方，進城搬取家小，李綱亦命張保，迎取家眷，各望家鄉而去。

## 第七回 奸謀傾社稷

兀朮渡過了黃河，逢人便殺，殺得遍地盡是死屍，佔了宋營。不多時候，忽然雨散雲收，推出一輪紅日，頃刻黃河解凍，好像天意助他成功的一般。

當下兀朮差人收拾南岸船隻，渡那後隊兵馬過河，就點馬蹄國元帥黑風高，領兵五千爲頭隊先行，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領兵五千爲第二隊，自領大兵，一路來至汴京，離城二十里，安下營寨。

探軍飛報入朝，欽宗龍心大驚，忙集文武計議。張邦昌奏道：『今兀朮之兵，殺過黃河，已至京城，臣想古人說的好，夷子最富，韃子最窮，求主公賞他一賞，備了副厚禮，與彼求和，叫他將兵退過黃河，主公這裏，暗暗等那各路兵馬來，恢復中原，尙未爲晚。』

欽宗道：『卿言雖是，不知古代可有求和之事麼？』張邦昌道：『怎說沒有，漢嫁昭君，唐亦尙公主，目下不過救急，依臣之見，可送黃金一車，白銀一輛，錦緞千匹，美女五十名，歌童五十名，猪羊牛酒之類，只是沒有這樣一個忠臣，不怕難，不怕死，肯去與主公出力。』

欽宗便向左右兩班文武，問道：『誰人肯獻禮求和？』連問數聲，並無一人答應。張邦

昌上前道：「臣雖不才，願拚死去走一遭。」欽宗道：「還是先生有肝膽，肯爲國家出力，真是忠臣。」傳旨備齊禮物，交與張邦昌。

張邦昌携帶禮物，來至金營，小番報與元帥。黑風高道：「令他進來！」張邦昌到了裏邊，至誠拜見。黑風高一聲大喝道：「拿這奸臣去砍了！」左右小番答應，一齊上前。張邦昌忙說道：「元帥且慢發怒，請看！」雙手把禮單呈上。

黑風高看了禮單，臉上方才透出一些笑容，便說道：「張邦昌，你且起來，將禮物留在這裏，你可回去，待本帥與你稟狼主便了。」張邦昌道：「小官還有要緊話。」黑風高道：「也罷，你既有要緊話，對我說知，與你傳奏就是了。」

張邦昌立起身來道：「煩元帥奏上狼主，說張邦昌特來晉獻江山，今先耗散宋國財帛。」黑風高聽了，把眼一瞪道：「知道了，待本帥與你傳奏狼主便了，你給我滾回去罷！」邦昌拜辭了黑風高，出了金營，回朝交旨。

黑風高看見了這許多禮物，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又有美女歌童，心中好不歡喜，暗自忖道：「我幫着他們奪了宋室江山，功勞也不能算小，就得了這些禮物，也不爲過。」遂吩

咐小番將禮物收下，呼嘯一聲，竟拔寨起身，兜抄小路，回轉馬蹄國去了。

有軍士報稟兀朮。兀朮納罕道：『這也奇了，黑風高跟隨某家，搶奪中原，雖不會立下大功，某家却也得到他的幫助，早晚得宋朝天下，正要重重犒賞他們，不知爲了何故，不別而去？』遂叫小番傳令燕子國人馬，上前五里下寨。

都城中有探軍報上殿來：『外面番兵又上前五里安營，請旨定奪。』欽宗聽得這報，龍心更加着慌，向張邦昌問道：『先生，昨日送禮求和，今反推兵上前紮營，是何道理？』張邦昌道：『主公，臣想他們非爲別事，必定爲了禮少人多，分派不到，故此上前，如今再送一副禮與他，自然退兵黃河去了。』欽宗無奈，只得又照前備下一副禮物，命張邦昌於次日再送禮講和。

張邦昌領了聖旨，逕自來到番營，自有小番進營通報。烏國龍一擺手道：『叫他進來見我。』小番出來，帶了張邦昌一同進內，俯伏在地，口稱：『臣見狼主，臣爲狼主，親送禮物到來，請狼主賞收，還有機密事奏上。』說着，連頭也不敢向上抬一抬。

烏國龍烏國虎兄弟二人，將禮單看過了，與前送來的不差分毫，方才說道：『我不是四



狼主，前日你送來的禮，是黑元帥自己收了，不會送與狼主，如今的這副禮，我與你送去便了，你回城去，聽候好音。」張邦昌怎敢多言，只得出營，進城覆旨。

烏國龍笑了一聲，對烏國虎道：「怪不得黑元帥去了，我們自從起兵以來，立下多少汗馬功勞，論起來，這副禮也該收得，收了他的，拔營也回本國何如？」烏國虎道：「正該照單全收。」商量停當，吩咐三軍，連夜拔營起馬，回轉本國。

小番又來報與兀朮道：「烏家兄弟，不知何故？拔寨回國去了。」兀朮詫異道：「這兩國人馬，先後俱去，使某家不明其故，待某家親自起兵上前，看是如何？」於是推兵向前。

宋朝探軍，又慌忙報入朝內：「兀朮之兵，又上前五里安營。」欽宗大驚失色，卽忙問張邦昌何故？」張邦昌道：「兩次送禮，不會面見兀朮，如今主公再送一副禮去，待臣親見兀朮，求和便了。」

欽宗哭道：「先生，已經送了兩副禮去，此時再要叫朕送禮，何處措辦？」張邦昌道：「主公，不依臣送這副禮，日後切莫怪臣。」欽宗流淚言道：「既如此，可差官往民間去買歌童美女，再備禮物。」張邦昌道：「若往民間去買，恐兀朮不中意，不如在宮中搜刮，購

辦禮物，送去爲妙。』欽宗無可奈何，只得在後宮搜刮，將所有金珠首飾，購齊了禮物，仍着張邦昌送去。

這一番，張邦昌來至金營，抬頭觀看，比前大不相同，慌忙下馬，見過平章等，稟明送禮之事。平章道：『你且站着。』轉身進入營中奏道：『啓上狼主，外邊有一個南蠻，自稱是宋朝丞相，叫做什麼張邦昌，送禮前來候旨。』

兀朮回顧哈迷蚩道：『軍師，這張邦昌是個忠臣，還是奸臣？』哈迷蚩道：『是宋朝第一個奸臣。』兀朮道：『既是奸臣，某家不見，哈喇了罷！』哈迷蚩道：『這個使不得，目今正要用着奸臣的時候，須要將養他，且待得了天下，再殺他也不遲。』兀朮聞言大喜，叫一聲道：『宣他進來！』平章領旨出來，將張邦昌召入金頂牛皮帳中。

張邦昌俯伏在地，恭恭敬敬的說道：『臣張邦昌朝見狼主，願狼主千歲。』兀朮道：『張老頭兒，你到此何幹？』張邦昌道：『臣未見主公之時，先定下耗財之計，前會到來送禮二次，俱被元帥們收去了，如今這副厚禮，乃是第三次了。』邊說邊把禮單呈上。

兀朮將禮單拿過來，見上面寫着黃金一車，白銀一輛，美女歌童各五十名，錦緞一千

匹，以及豬羊牛酒等，方始恍然道：『怪不得兩處兵馬，都回本國去了，原來爲此。』哈迷 蚩忙附在兀朮耳邊，低聲言道：『狼主，將禮物收下了，封他一個王位，服了他的心，不怕江山不得。』

兀朮遂道：『張邦昌，孤家封你楚王之職，你歸順了某家罷！』張邦昌遂了心願，叩頭謝恩。兀朮道：『賢卿，你如今是孤家的臣子了，你也應該想一個好計策，使孤家奪得宋朝天下，做中原的皇帝，那時你的功勞，與國同休，你看怎樣？』說時，看定了張邦昌，待他回答。

## 第八回 求和質太子

張邦昌聽兀朮向他動問，得意非凡，答道：『狼主要奪宋朝天下，並非難事，只要先絕了他的後代，便可到手。』兀朮道：『怎樣才能絕他後代？不知賢卿可有計較？』張邦昌道：『如今可差一個官員，與臣同去見宋主，只說要一親王爲質，狼主方肯退兵，待臣再添些利害之言，哄嚇他一番，不怕他不獻太子出來與狼主。』

兀朮聞言，暗自惱怒，恨不得一刀把這老奸斬爲兩段，咬牙暗道：「這奸臣賣國求榮，果然刻毒！」遂假意稱讚道：「此計甚妙，孤家就差左丞相哈迷剛，右丞相哈迷強，同你前去；但這歌童美女，孤家這裏用不着，你帶了回去罷！」

張邦昌叩頭站起，同了二人出營，帶了歌童美女，回到城中，來至午朝門下馬，卽同哈迷剛哈迷強朝見欽宗道：「臣領旨去講和，那兀朮不要歌童美女，只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臣一再苦求，他堅持不可，爲今之計，不若暫時將殿下送至金營爲質，以救燃眉之急，一面速調各路人馬到來，殺盡番兵，相救千歲回朝，要是不依兀朮，番兵勢威，恐一時打破京城，不但失去江山，只怕玉石俱焚，悔亦無及了。」

欽宗聆奏，沉吟了半晌，不發一言。張邦昌又奏道：「事在危急，豈可延宕，望陛下速作定見。」欽宗被逼不過，只得說道：「既如此，張先生可同來使，暫在金亭館驛中等候，朕與父王商議，再爲定奪。」張邦昌暗自歡喜，同了兩位番丞相出朝，在金亭館驛候旨。

張邦昌恐事生變，又私自入宮奏道：「臣啓我主，此乃國家存亡所繫，在此一舉。我主欲與太上皇商議，太上皇豈無愛子之心，倘或不允，誤了陛下大事，陛下須要自作主意，不

可因小而失大事。」欽宗見他鄭重其言，絕不生疑，一口應允。

當下欽宗入宮朝見道君皇帝，奏道：「金人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徽宗聞奏，不覺老淚縱橫道：「王兒，我想定是奸臣之計，然事已至此，沒有別人去得，只索令你兄弟趙王去罷！」隨傳旨宣趙王入安樂宮來。

道君含淚謂趙王道：「王兒，你可曉得外面兀朮之兵，甚是猖獗，你王兄三次送禮求和，他要親王爲質，方允退兵，爲父的欲將你送去，又捨不得你，如何是好？」言畢，潛潛淚下。

這位趙王殿下，單名一個完字，年纔十五歲，天性純孝，今見父王如此愁煩，因奏道：「父王，休得愛惜臣兒，此乃國家大事，豈可爲了臣兒一人，致誤國家重務，況且祖宗開創江山，也非容易，不若將臣兒權質番營，候各省兵馬到來，那時殺敗番兵，救出臣兒，亦未爲晚。」

徽宗聽了，沒奈何含悲忍淚，親自出宮，升坐金殿，召集兩班文武，問道：「今趙王願至金營爲質，你等衆卿，誰保殿下同去？」

新科狀元秦檜出班奏道：「臣願保殿下前往。」徽宗道：「若得愛卿同去，朕心亦安，

等待回朝之日，加封官職。』秦檜謝恩，徽宗回宮。

張邦昌秦檜，同着兩個番丞相，陪了趙王前去金營爲質。趙王不忍分離，放聲大哭，出了朝門上馬，來至金營。張邦昌同了哈迷剛哈迷強，先進營去，留秦檜保着趙王殿下，立在營門之外等候。

張邦昌進營，來見兀朮。兀朮問道：「事情怎麼樣了？」哈迷剛哈迷強同聲說道：「楚王天生好口才，果然叫南蠻皇帝將殿下送來爲質，又有一個新科狀元，叫什麼秦檜的同來，現在營門外候旨。」兀朮道：「與我請來相見。」

誰知下邊有一個番將，名字叫做蒲盧溫，生得十分凶惡，又是力大無窮，他聽差了，只道狼主叫拿進來，急忙出營問道：「誰是小殿下？」秦檜指着趙王道：「這位便是小殿下。」話猶未畢，蒲盧溫不問情由，搶步過來，伸出巨靈掌，上前一把，把趙王拿下馬來，夾在腋下，望裏面便走。秦檜隨後趕來，高叫道：「不要把我殿下驚壞了！」那蒲盧溫來至帳前，把殿下放下，可憐趙王早已驚死！

兀朮見了，勃然大怒，喝道：「誰叫你去拿他，把他驚死？把這廝拿去砍了。」只見秦

檜進來說道：『爲何把我殿下驚死？』兀朮問道：『這就是新科狀元秦檜麼？』哈迷蚩道：『正是他。』兀朮道：『且將他留下，不許放他回去。』遂命秦檜將趙王屍首，去掩埋了。

兀朮道：『賢卿，你送來爲質的小殿下，已被驚死，不知你還有什麼算計？』張邦昌連聲說道：『不妨事，朝內還有一個九殿下，乃是康王趙構，待臣再去要來，送與狼主便了。』遂辭了兀朮出營。

回到朝堂上，見了道君皇帝，假意哭道：『趙王殿下，偶一不慎，跌下馬來，死於番營之內，如今兀朮仍要一個親王爲質，方肯退兵，若不依他，就要殺進宮來了。』道君皇帝聞言，萬分痛苦！只得又召康王上殿。

康王朝見畢，道君皇帝即將金邦兀朮，要親王爲質，趙王跌死之事，一一說知。康王道：『社稷爲重，臣兒願不惜此微軀，前往金營便了。』

徽欽二帝問道：『誰人保殿下前往？』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啓奏道：『微臣願保。』道君皇帝道：『此去千萬小心。』李若水遂同康王辭朝出城，來至番營，站在外邊。

張邦昌先進番營，見了兀朮奏道：『如今九殿下已被臣用計要來，朝內再沒別個小殿下

了。』兀朮聽說，恐怕宮中嬌養慣的殿下，又嚇死了，即命哈軍師親自出營迎接。

李若水見番營中軍師出接，暗暗低聲對康王道：『殿下可知道，能強能弱千年計，有勇無謀一旦亡，進營去見兀朮，須要隨機應變，不可折了銳氣。』康王點頭會意道：『孤家知道。』遂下了馬，同哈迷蚩進營，來見兀朮。

兀朮看那康王，年方弱冠，美如冠玉，不由的心裏歡喜出來，嘖嘖稱讚道：『好個人品！九殿下，你若肯拜我爲父，我日後得了江山，依舊是你做皇帝可好？』

康王原意，那裏肯拜番人爲父，因有李侍郎叮囑之言，又聽說原還他江山，一時權宜之計，勉強上前應道：『父王在上，待臣兒拜見。』喜得兀朮眉開眼笑，擺手說道：『王兒平身。』就命康王後營帳房居住。

只見李若水跟隨進來。兀朮問道：『你是何人？』李若水睜着眼，將袍袖一拂道：『你管我是誰？』隨了康王就走。

兀朮見他如此，就問軍師道：『他是個何等樣人，這等強倔？』哈迷蚩道：『此人乃是宋朝的大忠臣，現任吏部侍郎，叫做李若水，忠心耿耿，不可多得。』兀朮道：『原來就是



這位老先生，某家倒失敬了。』天色已晚，就留在軍師營中款待。

次日，兀朮升帳，問張邦昌道：『如今還作怎麼？』張邦昌道：『臣既許了狼主，敢不盡心報效，還要將二帝送與狼主。』兀朮道：『怎樣送他們來？』張邦昌道：『只須如此這般，管教易如反掌。』兀朮大喜，依計而行。

## 第九回 拚死罵番王

張邦昌回進城中，入宮面見二帝道：『昨日天晚，不能議事，故而在北營歇了，今日他們君臣計議，說九王爺是個親王，還要五代先王牌位爲當，臣想這牌位，留着也不能退敵，不如暫且放手與他，暫保江山，且等各省勤王兵到，那時仍舊迎回便了。』

徽欽二帝聞言，止不住痛哭失聲道：『不孝子孫，不能自振，致今日連累先王！』父子二人無可奈何，到太廟哭了一場，便叫道：『張先生，你捧了去罷！』

張邦昌道：『安可如此，這先王的牌位，何等尊重，須得主公親送一程。』徽欽二帝依言，親送神主出城，方過吊橋，早被埋伏下的番兵，一齊擁出，將二帝拿下，押往番營。張

泥馬渡康王 第九回

五〇

邦昌哈哈大笑，回馬進城去了。

徽欽二帝拿入金營，兀尤即命哈軍師，點起一百人馬，押送二帝往北。那李若水在裏面保着康王，一聞此言，忙叫秦檜保着殿下，趕出營去，大罵兀尤，便要保駕同去。

兀尤暗想：『李若水若至本國，他的性情鯁介，我父王必要殺他，豈不斷送了忠臣？』遂謂軍師道：『此人性傲，却要煩你好生看管，保全他的性命。』

哈迷蚩應允道：『自當小心看管他，只是狼主亦宜速即回兵，不可進城，恐九省兵馬到來，截住歸路，不能回北，那時間性命就難保，依臣愚見，狼主不如暫且回國，來春再發大兵，掃清宋室，狼主就可即位了。』兀尤聞言稱是，遂令張邦昌守城，又令移取秦檜家屬，回兵不表。

且說徽欽二帝蒙塵，李若水保着囚車，一路下來，已離河間府不遠，只見前面一將，俯伏接駕，乃張叔夜，君臣相見，放聲大哭！

李若水道：『你這奸臣，還來做甚？』張叔夜道：『李大人，我之投降，並非出於真心，因見陸登盡節，世忠敗走，力竭詐降，以免生靈塗炭，實指主公調齊九省大將，殺退番兵，

阻其歸路，不想冰凍黃河，又將李綱宗澤削職爲民，不知主公何故，只信奸臣？以致蒙塵。」說罷，大叫一聲道：「臣今不能爲國家出力，偷生在世何益？」遂拔劍出鞘，自刎而死！

徽欽二帝看見，悲慘萬分，掩面啜泣道：「孤聽奸臣之言，以致於如此！」李若水對哈迷蚩道：「你可與我把張叔夜屍首，掘土掩埋了。」哈迷蚩應允，吩咐軍士們葬了張叔夜，押二帝往北而進。

披星戴月，一路前來，李若水對哈軍師道：「還有多少路程？」哈迷蚩答道：「沒有多遠了。李先生，你若到了我本國，那些王爺們，比不得四狼主，喜愛忠臣，言語之間，務必謹慎，不要惹出禍來。李若水搖頭道：「這却不能，要罵就罵，我此來只拚一死，餘外一概不知。」哈迷蚩碰了他一個釘子，也就不言。

不一日，到了黃龍府內，那些金邦百姓，俱來觀看南朝皇帝，爭先恐後，十分擁擠，直至端門，方纔各自散去，可憐徽欽二帝，坐在囚車中，好生慚愧！

早有番官啓奏道：「狼主，哈軍師解到兩個南朝皇帝來了。」金主聞奏大喜，說道：「宣他上殿。」哈迷蚩朝見了老狼主，把四太子進中原的話，說了一遍，末了又道：「先令臣解

兩個南朝皇帝回國候旨。」金主道：「如今四太子在於何處？快些說來！」

哈迷蚩道：「如今中國雖沒了皇帝，可是還有那九省兵馬未服，故此殿下暫且回國，隨後就到，等待明年春間，掃平宋室，然後保狼主前去，身登大寶。」

金主聽了，喜不自勝，一面吩咐擺設慶賀筵宴，一面令解徽宗欽宗二帝進來。番官出朝，帶領徽欽二帝，來到裏邊，見了金主，立而不跪。金主怒道：「你屢次傷害我的兵將，今被擒了，尚敢不跪麼？」

言畢，吩咐左右番官，把銀安殿裏邊燒熱了地，將二帝換了衣帽，頭上與他戴上狗皮帽子，身上穿了青衣，後邊掛上一條狗尾巴，腰間掛着鑼鼓，帶子上面，掛了六個大響鈴，把他的手綁着兩根細柳枝，脫去了脚上靴襪。

少刻地下燒紅，小番下來，把徽欽二帝抱上去，放在那熱地上，燙着脚底，疼痛得只是狂跳，身上銅鈴鑼鼓，一齊俱響，金主與王爺們，看他父子跳得有趣，無不鼓掌大笑，飲酒作樂。

可憐兩個南朝皇帝，扮做猴子把戲一般，這也是聽信奸臣之語，貶黜忠良之報。下邊李

若水看見如此光景，心中大怒，也不顧身在金邦，三脚兩步，趕上前來，把老主公拖了去，又上來把小主公拖了下去。

金主問道：「哈軍師，這是何人？」哈迷董道：「這是他的臣子李若水，乃是個大忠臣，四狼主極器重他，恐老狼主傷他性命，叫臣好好看管他，如若死了，就問臣身上要人的，望乞狼主寬恩。」金主道：「既如此，不計較他便了。」哈迷董謝恩而起。

只見李若水走上前來，指着罵道：「你這些不知天理的囚奴，把中原天子，這樣的凌辱，不日天兵到來，殺至黃龍府內，把你這些囚奴，殺個乾乾淨淨，方出我今日之氣！」口內不住的千囚奴萬囚奴，罵個不休不了。

金主不覺大怒，喝令小番把他的指頭剝去，小番答應下來，把李若水手指割去一個。若水又換第二個指頭，指着罵道：「囚奴，你把我李若水看做甚麼人？雖你割去一指，我罵賊之氣，豈肯少屈。」

金主越發惱怒，又叫將他第二個指，也割去了，如是割了數次，五個指頭，盡皆割去。李若水倔強到底，又換右手指罵，金主又命把他指頭，一齊割去，若水兩手鮮血淋漓，沒了

指頭，還是大罵不止。金主道：『索性把他舌頭割去了。』那曉若水割去了舌頭，口中流血，還只是罵，但罵得言語不清，只是跳來跳去。

衆番官一面吃酒，一面看着他說道：『這蠻子，倒好取笑作樂。』原來金邦習慣，不拘飲酒進膳，俱是席地而坐。過了一回，不提防李若水趕將過來，抱住了金主頭顱，一口咬住了耳朵，死也不放。

痛得金主眼前發黑，動也不敢動一動，只是殺豬般的喊叫。這時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五太子，以及文武衆官，忙不迭上來亂扯，連金主的耳朵，也扯去了半隻，把李若水推將下殿，一陣亂刀，砍爲肉醬。

哈迷蚩雖受了兀朮託付，見李若水如此倔強，視死如歸，自知無力挽回，只得悄悄看着人，收拾了李若水的尸首，盛在一個金漆盒內，私自藏好，預備兀朮回國要人時，給他觀看。

當下衆番官俱各上前，請老狼主的安。金主叫太醫院，用藥敷了耳傷，止了痛楚，這才傳旨將徽欽二帝，發下五國城，拘在陷阱之內，令他終日坐井觀天，備嘗痛苦！

## 第十回 進衣傳血詔

忽忽之間，已是兩旬有餘，兀朮大兵回國，拜見父王，奏道：「臣兒初進中原，勢如破竹，托賴父王洪福，打了勝仗，擄了兩個南朝皇帝。」金主大喜，又說起被李若水咬去一隻耳朵之事，兀朮再三請安。金主又傳旨，命番官分頭前往各國借兵，約定來年新春，一同殺進中原，按下慢表。

却說昔年宋朝代州雁門關，有一位總兵，姓崔名孝，失陷在於北邦，已經十八個年頭了；因他善於醫馬，在衆番營裏，四下往來，不加禁阻，故與那些番兵番將，不但熟識，而且個個合適，倒也過得日子。

這日聽得徽欽二帝，被擄金邦，囚於五國城內，不禁心中老大憂煎，便取了兩件老羊皮襖子，燒了幾十斤牛羊脯，又帶了幾根皮條，一口氣跑到五國城來。

到得城外，對那些平章道：「我的舊主，聞得在此，望衆位做個人情，放我進去，見他一面，也盡我一點忠心。」衆平章道：「若是換了別人，萬不能讓他進去，因為是你，我們

常有煩你之處，就放你進去，見過了，是就要出來的，不可耽擱。」崔孝道：「這個自然，多謝多謝。」那平章開了門，放崔孝進去。

崔孝走進城中，一頭走，一頭叫道：「主公在那裏？主公在那裏？」叫了半日，不見答應，不覺爲難起來，自言自語道：「你看這許多陷阱，都是一般模樣，叫我向何處去尋？」崔孝是個上了年紀的人，自朝至午，叫了這大半日，頭也有些昏沉了，脚也有些走不動了，腰也有些酸痛了，氣也有些喘不停了，只得蹲在地下歇息，不知不覺，將身一歪，竟睡着了。

睡了一回，忽然耳中聽得叫王兒，又聽得王兒在此，崔孝從地上爬起來道：「好了，在這裏了！」便高叫一聲道：「萬歲，臣乃代州雁門關總兵崔孝，無物可敬，只有煮熟的牛羊脯，並皮襖兩件，願主上龍體康健。」遂將牛皮條，把衣食縛了，送下井去。

徽欽二帝接了，嗚咽着言道：「難得你一片好心，朕心感激。」崔孝道：「請問萬歲，中原還有何人？」徽欽二帝道：「只爲張邦昌求榮賣國，將趙王騙入金邦跌死，祇有一個九殿下康王，又被他逼來，在此爲質，中原沒有人了。」說着號哭不已！



崔孝道：「萬歲且免悲傷，既有九殿下在此，可寫下一道詔書，待臣帶在身旁，倘能相遇，好叫他逃往本國，起兵來救主公回朝。」徽欽二帝道：「陷阱中沒有紙筆，叫寡人如何寫得詔書？」崔孝道：「臣該萬死，主公可降一道血詔罷！」

徽欽二帝聽說，放聲號啕大哭，只得將貼身穿的白衫，扯下一塊，忍痛咬破指尖，血書數字，叫康王逃回中原即位，重整江山，不失先主祭祀，寫了就縛在皮條上。崔孝趕緊吊起來，藏於夾衣內，哭了一場，向二帝告辭。

徽欽二帝哭道：「朕父子陷身於此，惟有頭上青天，別無所見，今得見卿，如同至戚，略敘數言，又要別朕而去，豈不叫朕痛煞！」崔孝道：「主公保重龍體要緊，臣耽擱久了，恐起番人疑竇，臣若在此，自必常來探視陛下。」遂別了二帝出城。

衆平章一眼看見崔孝，橫眉怒目，大喝道：「老頭兒，你幹得好事，小番，與我綁去殺了！」崔孝嚇得頂上失了三魂，足下走了七魄，大叫道：「老漢無罪，爲什麼要殺我？真是冤枉！」

衆平章道：「我們念你醫馬有功，通情放了你進去，爲何直到此時纔回？倘被老狼主曉

得，豈不連累了我們？」崔孝道：「話雖如此，爭奈裏邊到處都是陷阱，又無標識，叫我那裏去尋覓？況且老漢有了幾歲年紀，行走不動，故此耽擱久了，望諸位平章寬情饒罪。」

內中有一個平章，聽他說得委婉，便說道：「也罷，念他舊情分上，姑且恕他一次，下次再不許到此處來。」崔孝連聲說道：「不來了！不來了！」拔脚就跑，每日裏仍往各營頭看馬，留心打聽康王消息。

光陰真快，又是臘盡春回，四太子兀朮過了新春，到二月半邊，仍起五十萬人馬，並各國番兵，諸位殿下，一同隨征，殺奔南朝，這就是金兀朮二進中原，一路上，但見那些番兵，好不威風烈烈，殺氣騰騰！

行到四月中旬，方進了潞安州城門。你道這次何以路上走得這般遲？只因在路上打了幾次圍場，稍有耽擱，故此遲延日子了。兀朮把陸節度盡忠之事，與衆殿下細說一番，衆殿下莫不讚歎！

不一日，又抵兩狼關，兀朮又把雷震三山口，炮炸兩狼關的事，也說了一遍。衆殿下俱道：「此乃我主洪福齊天，以致遇難成祥，逢凶化吉。」

迤邐到了河間府，兀朮傳令，不許入城，騷擾百姓。衆殿下道：『我主兵馬不進城去，却是爲了什麼緣故？』兀朮遂將張節度保全城中百姓，屈節歸降的話說了道：『我若驅兵入城，豈不有負張叔夜投順之心？』衆殿下莫不點頭稱是。

又一日，兵抵黃河，已是六月中旬，火傘高張，天氣十分炎熱，兀朮令番兵們，仍舊沿河一帶，安下了營盤，待等天時涼爽，然後渡河，進佔汴梁郟城。

倏忽之間，又到了七月十五日，下元令節，兀朮先已傳令，搭起一座大篷廠，宰了無數猪羊魚鴨之類，望北祀祖，把祭禮擺得端正，衆王爺早已齊集在那裏伺候。

只見兀朮坐了那匹心愛的火龍駒，後邊跟着那個王子，穿着大紅團龍夾紗戰袍，黃軟帶勒腰，左掛寶雕弓，右插狼牙箭，另外掛一口綠鯊魚皮套腰刀，坐下紅鬃馬，頭戴束髮紫金冠，兩根雞雉尾，左右分開，好一表人物！那崔孝也跟在馬後，打聽得就是康王，不覺滿心暗喜。

那康王正走之間，坐下馬，忽然打了個冒失，險些兒跌下馬來，幸喜康王身手敏捷，忙把扯手緊緊一勒，這馬就趁勢立了起來。兀朮回頭看了，連聲稱讚道：『王兒馬上的本事，

倒也出色了！」

不道康王那匹馬，向下一蹶的時候，飛魚袋內，這張寶雕弓，墜在地下。那崔孝不離左右的跟隨，連忙走上一步，拾起弓來，雙手舉過頭頂，說道：「詣殿下收好了。」康王接了那張弓，仍插在袋內。

兀朮聽見崔孝是中原口音，詫異問道：「你是何人？」崔孝便向馬前跪下答道：「小臣崔孝，原是中原人氏，在狼主這裏醫馬，今已十九年了。」兀朮大喜道：「看你這個老人家，倒也忠厚，就着你伏侍殿下，待某家取了宋朝天下，封你個大大的官兒便了。」崔孝聽說，正中下懷，慌忙跪下謝恩。

## 第十一回 泥馬渡康王

當時康王來至廠前，下馬離鞍，進來見了王伯王叔，然後隨同兀朮，望北遙祭，叩拜已畢，回到營中，席地而坐，把酒筵擺齊了吃酒，康王也就坐在下面。

衆王子看了，心上都老大的不快活，暗裏說道：「子姪們不知多少，偏要這個小南蠻做

兒子，不曉得是什麼道理？」不時橫過眼來，看那康王，因礙於兀朮同坐，彼此敢怒而不敢言。

那曉這位康王九殿下，坐在下邊，一時觸景生情，低頭暗忖道：「外國蠻人，尚有祖先，獨我二帝蒙塵，宗廟毀傷，皇天不佑，豈不教人傷心？」大凡一個人想到傷心之處，未有不流淚的，康王焉能例外，點點滴滴，腮邊流下淚來！」

兀朮正在歡呼暢飲之際，看見康王含淚不飲，忙放下酒杯問道：「王兒爲何不飲？」崔孝在旁，早猜透康王之意，恐康王回答不慎，惹兀朮生疑，連忙代答道：「殿下因適纔在馬上受了驚恐，此時心中疼痛，身上不安，故飲不下喉。」

兀朮道：「何不早言，既如此，你扶殿下到後營將養去罷！」崔孝巴不得他這樣吩咐，連忙答應，扶了九殿下，回到本帳。

康王進了帳中，將身坐定，悲哭起來。崔孝忙走進後邊帳房，吩咐小番道：「殿下身子不快，怕人煩惱，你們不要進來，多在外面伺候。」那些小番本來不敢走開，聽了這話，樂得往帳房外面好頑耍。

泥馬渡康王 第十一回

六二

崔孝回到裏邊，見旁無別人，遂在夾衣內，拆出二帝血詔，雙手奉上道：「請殿下觀看。」康王接在手中，細細一看，越發增加悲戚！正待向崔孝動問，忽見小番來報道：「狼主來了！」

康王慌忙將血詔，藏在貼身，出營來接。兀朮進帳坐下，問道：「王兒好了麼？」康王忙謝道：「父王，臣兒略覺好些，多蒙父王掛念。」兀朮道：「以後乘馬當心。」康王應了一聲是。

正說之間，只見半空中一隻大鳥，好比母雞一般，身上毛片，五彩奪目，落在對面帳篷頂上，朝着營中叫道：「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什麼時候？」崔孝聽了，驚得幾乎失色！

兀朮問道：「這個鳥，叫些什麼？從不會聽見這般鳥音，到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康王道：「此是怪鳥，我們中國常有，名爲駿驤，見則不祥，他在那裏罵父王。」兀朮訝道：「你聽他在那裏罵我什麼？」康王道：「臣兒不敢說。」兀朮道：「此非你之罪，不妨說與我聽。」康王道：「他罵父王，騷羯狗，絕了你喉，斷了你首。」

兀朮不聽猶可，聽了這話，直跳的跳起來道：「這鳥如此可惡，待某家射他下來。」康王攔阻道：「父王息怒，賜與臣兒射了罷！」兀朮道：「好！就看王兒弓箭如何？」遂一同走出帳來。

康王拈弓搭箭在手，暗暗禱告道：「鳥啊！鳥啊！你若是神鳥，引我逃命，天不絕宋祚，不是神鳥，此箭射去，箭到鳥落。」祝罷，引滿弓絃，一箭射去。說也驚奇，那神鳥張開口，把箭啣了就飛！

崔孝見康王對天默禱，就知道康王要走，忙不迭把康王的馬，牽將過來，叫道：「殿下，快上馬追去。」康王飛身上馬，隨了這件鳥追去，崔孝執鞭趕上，跟在後邊，逢營頭走營頭，逢帳房踹帳房，一直追去。

兀朮尚自立着觀看，見康王催馬如飛的追去，暗忖道：「獸孩子，這枝箭能值幾何，如此追趕？」轉身仍往大帳中去，與衆王子吃酒取樂。

不一會，有平章進帳報道：「殿下營中發響頭，踹壞了幾個帳房，連人多踹壞了。」兀朮一瞪眼，喝道：「什麼事？值得大驚小怪，也來報我！」平章嘿然不敢再說，倒退着走

了出去。

衆王子見兀朮將殿下如此愛惜，好生不服，便道：「昌平王，踹壞了帳房，人口不打緊，但殿下年輕，不慣騎馬，倘然跌下馬來，跌壞了殿下怎麼處？」兀朮笑說道：「王兄們說的不差，小弟暫別。」

兀朮起身出帳，飛身跨上火龍駒，問小番道：「你們可見殿下那裏去？」小番道：「殿下出了營，一直去的。」兀朮聽說，加上一鞭，撥開四蹄追來。

崔孝年老力衰，那裏趕得上康王的馬，早喘得上氣不接下氣，立在路旁，再也不能跑了。却被兀朮一眼瞧見，心中猜疑道：「必定這老南蠻，說了些什麼話，你不知天下皆屬於我，想逃往那裏走？」遂大叫道：「王兒，你往那裏去？還不回來！」

康王在前邊聽了，嚇得魂不附體，只是向前狂奔。兀朮暗想：「這孩子不知道，也罷，待我射他下來。」取弓在手，搭上狼牙，望康王馬後就是一箭，正中在馬後腿上，那馬一跳，把康王掀下馬背，爬起來就走。兀朮笑道：「嚇壞了我兒了！」

康王正在危急，只見樹林中走出一個老漢，童顏鶴髮，方巾道服，一手牽着一匹馬，一



手拿一條馬鞭，叫道：『主公，快請上馬。』康王也不答應，接鞭跳上了馬，拚命向前飛跑。兀朮在後見了，怒不可遏，拍馬追來，罵道：『你這個老南蠻，我回來殺你！』

那康王一馬跑到夾江，舉目一望，但見一帶長江，白浪滾滾，大水茫茫，阻住不能向前，後面又有兀朮追來，真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大叫一聲道：『天喪我也！』這一聲吶喊，那馬好像懂得似的，兩蹄一舉，背着康王，轟通一聲响亮，跳入江中去了。

兀朮看見，急嚷道：『不好了！我兒性命休矣！』趕到江邊一看，只見滔滔滾滾的長江水，不見了康王，便嗚嗚咽咽的哭回來，到林中尋那老人，並無踪跡，再走幾步，見崔孝滿身血染，已自刎在路旁，大哭回營。

衆王子見他如此光景，俱來問道：『追趕殿下如何了？』兀朮含淚將康王追入江心之事，說了一遍。衆王子聽了，也各歎歎道：『可惜可惜！這是他沒得福命，王兄且勿悲傷。』各各用言相勸不表。

那康王的馬，跳入江中，原是浮在水面上的，何以兀朮在江岸上觀望，看他不見的呢？因康王有神聖護佑，遮了兀朮的眼睛，故此不能看見。

康王騎在馬上，好比在霧裏一般，那裏敢睜開眼看，耳朵內只聽得呼呼水響。不到一個時辰，那馬早已渡過了夾江，跳上岸來，又行了一程。到一茂林之處，那馬將康王聳下馬來，望林中跑進去了。

康王失聲叫道：『馬啊！你有心救我，再駝我幾步好，怎麼拋在我這裏？你就去了！』一面說，一面抬起頭來，見紅日已經西墜，天色漸晚，只得慢慢的步入林中。

好未數武，見有一座古廟，荒廢不堪，抬頭一看，廟門上有個舊匾額，雨淋日炙，雖已剝落，上面的字仍看得出，却是五個金字，寫着崔府君神廟。康王走入廟門，見門內站着一匹泥馬，却與自己騎來的一模一樣，不由的心頭一怔！

## 第十二回 金陵卽帝位

康王緩步入廟，見廟門內站着一匹泥馬，與自己方纔騎來的，顏色相同，一般無二，又見那馬渾身是水，暗自想道：『難道渡我過江的，就是此馬不成？』想了一想，忽然失聲道：『此馬乃是泥塑，沾了水怎的不壞？這倒奇了！』言猶未畢，只聽得一聲响，那馬卽化

爲一堆泥土。

康王走上大殿，向神舉手言道：『我趙構荷蒙神力保佑，若果能復得宋室江山，那時與你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說了，就走下來，將廟門關上，傍邊尋塊石頭頂住了，然後返身上殿，暫借神廚中睡覺。

這夾江地方，正是磁州豐邱縣管轄，縣主姓都名寬。那夜三更時分，那都知縣忽然坐起堂來，幾個隨衙值宿的快班衙役，連忙掌了燈，宅門上發了梆，伺候這位都知縣升坐大堂。

旁邊轉過一個書吏，走到案前稟道：『半夜三更，不知老爺升堂，有何緊急公事？』都寬道：『適纔本縣睡夢之中，見一神人，自稱是崔府君，說有真主在他廟內，叫本縣速去接駕，你可知崔府君廟，在於何處？』書吏道：『老爺思念皇上，故有此夢，小更不知這廟。』都寬又問衆衙役：『你們有曉得崔府君廟的麼？』衆人俱回稟不曉得。都寬流淚道：『國無帝君，民不聊生，如何是好？』回過頭來，叫聲：『門子，拿茶來我吃。』

門子答應，走到茶房。那茶夫叫做蔡茂，聽得縣主升堂，連忙起來，正在撮茶。門子叫道：『老爺，快拿茶來，老爺等着要吃哩！』蔡茂道：『快了快了，水就滾了，半夜三更。

坐起堂來，也真叫人來得及的。」

門子道：「真正要笑痛肚皮的，老爺沒有事做，一個夢就鬧得滿堂烏烟瘴氣，不得安穩。」蔡茂道：「做了什麼夢，就要坐堂？」門子道：「老爺夢見什麼崔府君，叫他去接駕，如今要查那崔府君廟在那裏？」又沒有曉得，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淚，你道好笑不好笑？」

蔡茂道：「崔府君廟我倒曉得，只是接什麼駕，真正是夢魘。一面說，一面拿了一碗茶，遞與門子，叮囑道：『你不要七搭八搭，說我曉得，惹出煩惱來，等他吃了茶，好進去睡。』門子笑着，一直走到堂上，送上茶去吃。」

都寬一邊吃茶，一邊看那門子，只管竊竊暗笑，喝道：「你這奴才，有甚好笑？」扯起硃籤要打。門子慌忙裏道：「不是小的敢笑，那崔府君廟，茶夫曉得，却叫小人不要說。」都寬道：「快去叫他進來。」

門子奔進茶房裏來，埋怨蔡茂道：「都是我叫我不要說，幾乎連累我打一頓屁股，如今老爺叫你快些去。」蔡茂吃了一驚，沒奈何懷着鬼胎，走上大堂跪下。

都寬道：『該打的奴才，你既曉得崔府君廟，爲何叫門子不要說？快快講來，廟在何處？』蔡茂叩頭道：『非是小人叫門子不要說，崔府君廟是有一個，只是清靜荒涼得狠，恐怕不是這個崔府君廟，所以不敢告訴。』都寬道：『是與不是，你且說來。』

蔡茂這才說道：『小人祖居在夾江邊，離夾江五六里，有個崔府君廟，却是坍塌不堪的，所以說不是這個廟，或許城裏地方，另有別個崔府君廟，也未可知，明早老爺着保甲查明，自然曉得了。』

都寬道：『神明說是江中逃難，衣服俱濕，今既近江，一定就是這個崔府君廟。』吩咐備馬掌燈，又命門子到裏邊，取出一付袍帽靴襪，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帶了從人，叫蔡茂引路，來到城門邊，已經天明，出了城，一路望着夾江口而來。

不多片時，蔡茂指着一帶茂林道：『稟老爺，這林邊就是崔府君廟。』都寬吩咐道：『你們俱在廟外候着，不許高聲。』只帶一個門子，把廟門用力一推，那裏門的石頭小，竟推開了，走到裏邊，並無影響，殿上亦無人跡，殿後俱是荒地。都寬叫道：『門子，把神廚帳幔掀起來我看，可是這位神聖？』

那門子不掀猶可，將帳幔用手一掀，不趕緊，只見兩根雉尾搖動，嚇得魂不附體，從神廚上倒栽下來，大叫道：「不好了！老爺，有個妖怪在內！」

這一聲喊，却把康王從睡夢中驚醒，將身站起，一手把腰刀拔出，捏在手中，跳出神廚，喝道：「誰敢近前？」都寬跪下道：「主公係是何人？不必驚慌，臣是來接駕的。」康王道：「孤乃康王趙構，排行九殿下，在金營逃出，幸得神靈顯聖，將泥馬渡孤過江，你是何人？如何說是來接駕的？」

都寬再拜道：「臣乃磁州豐邱知縣都寬，蒙神明夢中指點，命臣到此接駕。」康王大喜道：「雖是神聖有靈，也難得卿家忠義。」都寬叫門子喚進從人，進上衣服。康王換了濕衣，齊出廟門，都寬將馬牽過來，扶康王上了馬，自己却同衆人步行，跟隨着一路進城。

到了縣中，在大堂上坐定，從新參見了，一面送上酒吃了，一面準備兵馬守城。康王問道：「這裏有多少兵馬？」都寬稟道：「只有馬兵三百，步兵三百。」康王道：「兵力微薄，倘金兵追來，如何處置？」都寬道：「主公可發令旨，召取各路兵馬，張掛榜文，招集四方豪傑，人心思宋，自然聞風而至。」

正在商議，忽報王元帥帶兵三千，前來保駕，未奉聖旨，不敢進見。康王大喜道：「快與孤家宣他進來。」軍士到城外傳旨，王淵進城，到縣堂上朝見，君臣相見，大哭一番。

康王即命王淵坐了，拭淚問道：「卿家如何得知孤家在此？」王淵道：「臣於數日前，夢一神人，自稱東漢崔子玉，託夢叫臣到此保駕，因此星夜帶兵趕來，不意主公果然在此。」正說着，又報：「金陵張大元帥，帶兵五千，前來保駕，在城外候旨。」康王道：「快宣進來。」張元帥單名一個所字，進城朝見畢，奏道：「崔府君託夢，叫臣保駕，不意王元帥已先到此間。」兩個又見了禮，各各賜坐。

康王看那王淵，一非凡，張所七十多歲，尙是威風凜凜，好生歡喜，便問道：「二卿，此處地方褊小，城低兵少，倘金兵到來如何迎敵？」

王淵道：「二帝北轅，國不可一日無君，臣願主公駕返汴京，明正大位，號召四方，以圖恢復。」張所道：「汴京已被金兵殘破，况又有奸臣張邦昌賣國，守在那邊，其心不測，不宜輕往，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且在四方之中，便於漕運，可以建都。」康王准奏。

擇了吉日，起身往金陵進發，一路上州縣官，俱進送糧食供給，舊時臣子聞知，皆來保

泥馬渡康王 第十二回

七二

駕，到了金陵，權在鴻慶宮駐蹕。

諸臣依次朝見，有衆大臣進上冠冕法服，卽於五月初一日，在南京卽位，廟號高宗皇帝，改元建炎，大赦天下，發詔播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兵馬，數日之間，就有趙鼎田思中李綱宗澤並各路節度使，各總兵，俱來護駕勤王，復興宋室。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新二版



# 泥馬渡康王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江 邨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4428B

山



封面繪意：顯神靈泥馬渡康王

洋裝一冊